



李清照纪念馆全景图

# 历史名碑《廉先生序》石刻考略

## 《廉先生序》，李格非写于宋神宗元丰八年

据清朝道光十三年《章丘县志》载：“(石刻)高六尺一寸，宽一尺六寸四分，侧面宽一尺三寸。”正面是序文，题1行，文12行，满行51字。序后是李格非的侄子李迥和廉氏后人廉遵谅的跋语。北面是《石阴记》。原残碑除盖石外，其余5块均有文字，尤其以序文残存文字最多。

第一次立碑是在宋徽宗宣和五年(1123年)正月，廉复的孙子廉宗师、曾孙廉理、廉珪等人把李格非所撰序文刻于石立碑祭祖，又请李格非的侄子李迥为碑文写了题记。至元代，“以劫火

之故”，宋宣和碑仆倒，“圻裂不可植”(清道光十三年《章丘县志》)，又由廉氏后人廉锐、廉铎重新镌刻立碑，时值元至正六年(1346年)五月。

《廉先生序》是李格非于宋神宗元丰八年(1085年)9月13日为纪念名士廉复所写的文章。廉复是章丘西廉家坡村人，著名隐士。序文大体分三部分：第一部分，记廉复弃科举，隐于齐东胡山之麓。第二部分写其隐居期间的行迹和作为。第三部分记廉先生之卒和作序之因。其中关键之句是：“始闻(廉先生)去

冬奄已即世”，称“……廉先生为同里人。”末尾署“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”。绣江乃源于章丘百脉泉，纳西麻湾水，入小清河，此处绣江当指章丘。李格非的侄子李迥的跋语又从另一个侧面记述了廉家坡村的历史，“迥忆昔童时，从先伯父、先考、先叔西郊纵步三里，抵茂林修竹，溪深水静，得先生之居。”据此，也可知李家与廉家坡村的地理方位，显然李家是居于明水。后经诸多学者考证，清照故居就在百脉泉周围不远处。



章丘地理

历史名碑《廉先生序》石刻，是考证李清照里籍的最好史证。原碑现存济南市和章丘市博物馆内，复制碑立于李清照纪念馆正门之东侧，“瓦陇样盖”，周围有大理石护栏，与西侧由舒同题写的“一代词宗”碑遥相呼应。

翟伯成



宋人绘《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》

## 附： 《廉先生序》原文

齐郡有廉先生者，隐君子也。少时，一负书应举，既而不知其憎世丑俗欤？亦爱其身以有待欤！不然，得丧轻重已判于胸中欤。年未40，忽然来隐于齐东湖山之麓，尽其生平所读书置屋栋间，而独抱夫《易》以老焉。其大者，则格非智诚恐不足以知之。盖言所可知，以推其所未知者。则先生始来，筑室结庐，植竹数千，木数百。若甚暇且易，而其坚完蕃茂，它人毕力莫能及。人疑之曰：“此先生筑室植木有术。”既而又见其种田百亩，活十余口，年岁无不给。则曰：“是必能化黄金。”后40年，考其寿，当八九十，而见其犹有童颜也。则曰：“必能饵丹。”人数以告，先生泛焉受之不辞。或从而求其术，则告之曰：“是安得术，吾于筑室植木也。知不以彼之成坏，易吾之诚；于家也，知不以彼之盈虚，夺吾之常理；于身也，知不以思虑撓情吾之胸中。如是耳，安得术？虽然，若有问治天下国家者，吾亦将以是语之。”其友王文恪公既显，欲荐之朝，度先生不可屈，乃止。治平(宋英宗)中，诏求遗逸，刺史王才叔将迫先生行，先生阴使人进其弟子胡鄴，虽鄴终身不知也。格非之兄和叔，以为其不苟，于古可似黔娄。其难际似叔度，其藏节匿行使世莫得名。其高则非仲长、子光不可偕也。以考夫功业，则疑其数十年间，天下之人，有时忠顺，岂乐之意，莫知其然而作；忽戾之人，亦有时乎！悔艾之心，莫知其然而作。天地之气，其容与调畅，足以养万物而秀嘉草者，恐斯人与有功焉！唯吾同里人，质之区区亦欲籍之以告，请议之伯。

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，绣江李格非文叔序

迥忆昔童时，从先父、先考、先叔西郊纵步三里，抵茂林修竹溪深水静，得先生之居，谒拜先生，数幸侍侧，欣闻警款之余，先生既歿，先考评其为人，先叔作序，以纪名实。

宣和癸卯正月人日，李迥谨题。

## 明朝知县纂修《章丘县志》，录入李格非、李清照著作

一代词宗李清照，曾“词压江南，文盖塞北”，其里籍问题历来是研究李清照的一个焦点。

早在元朝初期，著名散曲家刘敏中(廉氏后人廉可的表弟)在他所撰《廉先生石阴记》中除极力赞扬了廉复的品行节操外，还高度评价了李格非文章的奇雅瑰丽：“……故阅李之文则见先生之高，观先生则见李之高，诵其文企乎其人，则见湖

(胡)山之风神益峻，而绣江之波澜益远也。呜呼！……兹石之再刻也，皆知吾乡高人尝有此人，文人尝有此文……”深为同乡前辈中能有此高人、高文而感到荣耀。由此观之，早在元代李清照里籍就是章丘。

到了明朝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，当时任章丘知县的河北元城人董复亨，亲自纂修《章丘县志》达34卷。特将李格非、李清照的著

作，列为重要文章予以全录并作了翔实、中肯的评价。其中有云：“……文叔(李格非)步子瞻之后尘，清照闺阁之秦、黄，敬简称文章之朱、李，名篇大章，光映后先。”又说：“董生曰：余按：《一统志》云格非济南人。《山东通志》云莱芜人，最后，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，去处士家才三四里许。”十分肯定地指出了李格非是章丘明水人无疑。

## 《访廉处士故宅》诗明证李清照研究愈来愈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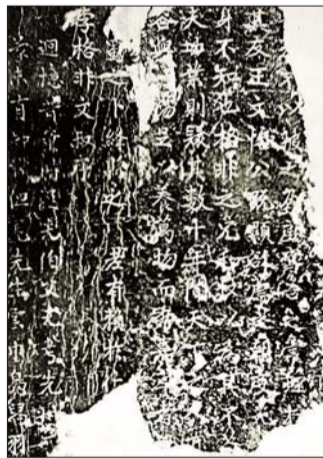
至清朝，研究李清照兴趣日浓，寻访踪迹愈切。“高尚如君少，遗踪此一寻。飘然今日客，自识古人心。峻岭村墟在，残碑风雨侵。九泉不可作，慨然对秋林。”清初章丘著名隐士张光启的这首《访廉处士故宅》诗，便是明证。在诸多湖泊还建有多处藕神祠，如在大明湖东南岸的汇泉寺里还悬挂有李清照的肖像，可以说清代文人对李清照推崇备至。这时期，李清照里籍“明水说”已完全浮出水面，昭然于世。据清朝道光十三年《章丘县志》卷十六记载：“……阅明水镇西《廉处士》碑李迥跋云：‘少从先伯父、先考、先叔西郊纵步三里余，得先生之居’云云，确是明水镇人。”章丘文人康星焘

(字紫垣，号竹林)则无不自豪地给后人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章：“吾里李文叔元祐文学也，其女清照词家大宗。宋南渡后，其艺文散轶，北方罕有传者，既有之，率皆仅志其名目然，即文叔《洛阳名园记》一卷，与清照数诗及杂词数阙，已可见其梗概云。”

到了民国时期，热心研究李清照的学者有两位值得称道。一位是生于章丘西关高家的教育家、周恩来总理的老师高亦吾。一位是生于明水砚池村的著名教育家、文物鉴赏家管菊人。二人均有李清照研究的专门文章，可惜今已失传。管菊人先生还向当时的冯云和县长提出建李清照纪念馆的建议，殆因战乱频仍，未得实现。只有到了新中国，两人

的夙愿才得以实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当地政府十分重视李清照故里的文化设施建设，投巨资兴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李清照纪念馆——清照园(现改名李清照纪念馆)及李清照故里牌坊、易安亭、易安桥等诸多文化名胜景点。清照园占地1800平方米，是一座李清照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，被誉为仿宋江南民居建筑的璀璨明珠。李清照故里牌坊位于双泉路中段，由著名书法家李铎书写的“李清照故里”5个大字苍劲浑厚，成为章丘城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易安居士如有在天之灵，看到今日家乡文化建设之盛景，一定会“荷叶作酒杯，薄醉娇无邪”吧！



《廉先生序》石刻。

## 一间房

靳海虎

我在城与乡之间奔跑，那些我洒过汗水的地方，是否还会记得我的歌唱。我从乡村的晨光中出发，梦想城市广场的光。不经意来到你眼前，送给你的只有我的笑和朝阳。

我在城与乡之间流浪，我耕作时流泪的沙土岗，是否还记得我泪水的寒香。

我在都市的街头彷徨，寻找温暖的避风港，不情愿地离开你，留给你的我黝黑的脊梁和忧伤。

那一刹，我遇见你，感觉你才是我最美的光，城市的喧嚣里我们一起寻找温暖的一间房。

我会给你，你会欢喜，心里的那间房，可是城市并没有对我们敞开臂膀。多年了，离家好久，我们还在相思里流浪，幻想能有那么一间房，收留我们的无助和心伤。

家园，

离我们很远，我不确认还能记清它的模样。爹娘啊，你们要好好等，等我有一间房，我会带你们欣赏城市的光。

城市的一间房 乡村的一栋房 我们还是想要城市的一间房 一间房……